

馮玉祥為蔡廷楷等立賢祠

吾國兵額之鉅，據日前南京方面之調查，謂佔全世界之第一位，然吾國軍制，嚴格言之，大都爲私人所有，未足言爲國家軍隊也。如川省軍隊之編制，至少有二三千人，故大小軍團，遍地皆是，而川人負於之重，遂爲各省民衆首屈一指，若劉湘者，則大軍閥之一也，近據川省某通商社紀，劉文輝劉存厚之流，不足與道，此至

裁，謂劉近何所部諸話，自稱所部陸海空軍，無一不備，新式武器及毒瓦斯，亦應有盡有，放眼望門，將中正張學良而下，捨我其誰，則首西廂，鼠輩何足道云，味劉語氣，殆以擁有大兵足爲自慰，惟大兵之爲害，則兵者，莫如將叛，乃劉湘遂以爲西廂

爲王爺爲蔡廷楷等立賢初

(增錄)

李炳泰山之馮玉祥，近故馮氏之，頗形憤恨，在奉山關帝廟內，設立來對於國事，頗形消渴，惟於孤守寂寞，爲國增六賢祠一座，新費數萬，有往謁馮氏者，馮光之蔡廷楷陳銘，繼將光後來，自該祠設立後，馮

精衛非惟不派兵前往作戰，反低降心而商安洽辦法，真不知是銅肝也，嗚呼，民治派之政策如是如，真令人疾首痛心不置也。

□海內收藏家，如藏有一期起，四期止之本報，割愛惠寄者，無任歡迎。

蔣作賓

不得也

(丁圖)

劉泰山之鴿玉祥，因其勤或謂鴿確患病在山，對政治不加聞問，傳說紛紜，頗之處境，亦甚困難。莫衷一是，益據濟南消息，與石友三密，雖有雄心，然謂武山初起兵山時，禍因其在內實力不足，不敢妄動，恐山成起疑慮，或謂閻督部多數已與張學良發生適，而內心實其抑鬱，最近疑慮也。

亦不過口頭上之允諾，至是否可以一口公使，今竟以無款而行不得，誠此領到，尚在不可知之數，以一堂堂駐外交界中一件極可怪之事也。

請馮氏離魯，以外患開談，言曰：「雖然其言，惟近日因路事已深刻矣。」正在延醫調治中，一俟恢復健康後，擬即離魯返青，更助閣下辦理實業，而釋外界之疑慮也。

何迄今遲遲未去
而落返平、卽將

經濟支配政治之新計劃

宋君者，曾任國府委員，旋且經營行界及資本家，以達其借經濟力量行事業，終則息隱湖濱，近以恐國之日非，認爲文官之不能登王座自應起而主持，故有所稱謂。惟今尚未成行，據聞蔣之所以不即去者，實大拉司問題耳。蓋邇來行政院經費已數月不發，致所有此間外交事務，向當局請備中等人員敷用不能舉歟。實足貽笑大方。茲使蔣君，向當局請備一與固不難於外國電影院一席地，而如來品主李雄也。胡蝶王慈態可掬，忽而名門閥秀華貴無倫，最爲出色。若于交與蔣氏，即日啓行，但此

映，愚亦猜及冒南往戲，全片前後分有聲無聲二種，聲浪之清晰，迥非前此可比。間以有色散幕，尤斷產片中類見，其餘歌女入選，各極相當，將

夜之夜景，未爲二人之影，而首集子底告終，歌聲宛然猶在，甚感小曲中，全開喉嚨，紅衫低唱，比爲最好，視流行者，自爾不同，道乎曲終人告別上子齊，舞復得目動神，香氣迴騰而不歸吾己也。

○滿洲僑團，特發行紀念明信片，止而上有一「祝賀建國成立紀念卡」九字，下有一「安東建國祝賀會印」八字，無郵票，有圖形郵票、圖章嘉木明星，并有大同元年滿洲國獨立紀念等字，反而有其清和衷，國民親睦之八大飛白諸書，形式同普通明信片。

(華嚴再)

參爲組織一會，會員分永久久普通二種，入費外，會員財產，亦必須時樂定禁聞部之旋，卽由廣州到香港迎送，略擬定發覺部有兩步如圖，爲三和，登記，以便需要時，進行一切之大憤乃大鬧於九龍飯店，祇用延宕手段以騙之，梁雲、譚翼長、走時樂成立後，再向外埠推進，各地妙高台恩謝胡漢民，梁不獲已，隨翼長、走時樂成立後，再向外埠推進，各地妙高台恩謝胡漢民，梁不獲已，隨翼長、走時樂成立後，再向外埠推進，各地妙高台恩謝胡漢民，梁不獲已，隨翼長、走

第策立制，可實現其經濟支配政事之新計劃，溫會日來方在檢閱未意，祇得屈時避之不理，然既經不判，梁雲已爲這名，連街發出通令之帖，凡屬 友及廣州各要人，無時中，間內有成立之希望，按廣東之前，祇低局時避之不參與耳，梁雲已爲這名，連街發出通令之帖，凡屬 友及廣州各要人，無若具同一目標者，尙有「國家主義」初以爲鄧益錫歸，杯酒醉飽，殆爲勝歡，誠不料是宴之主動在梁而在

烟台酒啤爲國貨中之翹楚最足以使愛國

之所以各盲見地互相詆誤也、
即俗是瞞、眞人實事、一覽易目、
西征隨筆之文字

克倫醫院

林譯小說談（逸梅）

西征隨筆之文字獄
說部卮言

(一)水滸

却說山中有人來，拿得紫雲龍燈上東京。一行人，在關外懸候，宋江曰：「只留下這兒九華燈在此，其餘的仍解去罷。」這燈點在晁天志孝室內，次日對衆頭領曰：「聞知聖上大張燈火，與民同樂，我今要與幾個兄弟同去看燈，吳用曰：『不可，倘有疏失怎了？』」宋江曰：「日間廟裏藏身，夜入城看燈，何足慮哉！」聽下回分解。

此乃水滸原本第六十六回一節，以下即直接征四寇之第一回矣。（征四寇第一回，即水滸原本的第六十七回）數十年疑團，一旦得釋，何快如之甚矣！

草校經先生所著善齋續讀記日本內閣藏書中，有水滸傳三種：一、惠養水滸傳一百回，明李贄批評；二、英雄譜二十卷，目錄圖像各一卷，明熊飛編，李贄批評（此書佛記在案，其記可知當時通行之一百五十四本）；三、水滸全書一百回，明李贄撰，此則可無疑義者。以上諸種共有三種：一、一百回本之水滸全書，英雄譜二、一百五十四本之英雄譜三、一百二十回本之水滸全傳，余今僅備得英雄譜一種，其他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均無法購得，不知與此百十五回本有何異同，容當叩之，待見此三種之董校經先生，以廣見聞也。

寫字間的工作，天天刻板的。踏進寫字間。開宗明
一筆，是翻閱本埠新聞，綁票，搶劫，拆奸頭，吃講茶，有
色，如火如荼。後生小輩，既可作講義讀，又可以作龜鑑。
叮零零！樓上電話響，我很奇怪，這們早，誰打電
我？

“喂，你是那個？”一個天天聽慣的聲音。

“我鐵花。”

“你曉得我那一個。”

“你，白先生。”

“哈哈，”她笑了。

“什麼事？起來這麼早。昨天惠中堂會散不是很遲嗎

“我來打個電話問你頭痛可好點？”

“多謝多謝，完全好了，再去開罷。”

“是的，我真沒有睡足。我面也不會揩哩，鐵花，今兒

【55】

我們在學生時代，做了文章，做得平常，先生只給一個單圈，略為好一點，才有雙圈是特別的，方始有三圈，三個是極難得的。

不料這幾天的日本報紙上，所有東三省的戰事新聞，那日軍的對手方，都戴着○○○，我起初看了不明白，覺得打來打去，日軍只和○○○打着，那末，○○○到底是誰呢？從來被日軍打出來了，不是別人，就是馬占山，馬占山是○○○麼？

元，雖為價廉物美之新讀物，（梅

動，即而美、張寶平、茅盾等編劇

（八）

（吾還）

醜陋底愛情

（三）

現在倒有些懊悔了。

黃梅時節的天氣，暑熱烘着潮濕，弄得人難過。可人在家裏又沒有一些什麼可做，在這樣天氣中，實在無聊得煩悶極了。

郵差送進一封信來，可人看了看信封，上邊倒簽着「姜寄」兩個字，一時想不到是誰寄他的。忙把信拆開，抽出裏面信箋來看

(三) 現在倒有些懊悔了。

黃梅時節的天氣，真熱得快得讓人難過。可人在家裏又沒有一些事可做，在這樣天氣中，實在無聊得煩悶極了。

郵差送進一封信來，可人看了看信封，下邊倒簽着「姜奇」兩個字，一時想不到是誰寄他的。忙把信封拆開，抽出裏面信箋來看。

義第
錄有
看。
話給

寫字間的工作，天天刻板的。踏進寫字間。開窗明
一章，是翻閱本埠新聞，綁票，搶劫，拆奸頭，吃講茶，有
色，如火如荼。後生小輩，既可作講義讀，又可以作獵經。
叮零零！樓上電話響，我很奇怪，這們早，誰打電
我？

“喂，你是那個？”一個人天聽慣的聲音。

“我鐵花。”

“你曉得我那一個。”

“你，白先生。”

“哈哈，”她笑了。

“什麼事？起來這麼早，昨天意中堂會散不是很遲嗎？”

“我來打個電話問你頭痛可好點？”

“多謝多謝，完全好了，再去開恩。”

“是的，我真沒有睡足。我面也不會揩哩，鐵花，今兒

【55】